

中國現代文學叢書



何其芳
散文選集

何其芳散文選集

著者：何其芳

出版：文教出版社

香港上環保良局新街28號

承印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

發行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—283671

1978年12月再版·定價港幣五元

序

出版社約我編一本散文選集，我遲疑了很久。

如果按照莫里哀的戲劇里的一位哲學教師的解釋，我們嘴里說的話就是散文，這樣的散文我是寫過的。如果把它當作一種文學創作，那我就很懷疑，到底我曾經寫過幾篇那樣的文章了。世界上有時是有名實不完全相符的事情的。我被看作曾經寫過散文，大概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事情吧。

而且說到選集，那是應該從大量的作品中去選的。二十多年來，除開純粹議論性的文字不計外，我一共不過寫了四五本薄薄的雜文集子，哪里能夠從它們選出一本來呢？至于自選選集，我沒有考證過，不知始於何時，但現在却很流行了。按道理，作者是應該自知其作品之美惡的，因而也就好像沒有理由反對這種辦法。不過事實上作者選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夠作到和別人一樣客觀，公正，我却也是懷疑的。

今年夏天有一個短短的假期，晚上熬夜寫我的關於“紅樓夢”的論文，白天精力疲憊，不能做什麼費力的事情，我記起了一年多以前的出版社的舊約，就把過去寫的那些小冊子都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結果居然也選出來了這樣一些長長短短的

文章。

現在有些人好像主張在我們的語言文字里廢除“难过”这一类的詞彙。据說用了这一类的詞彙就是感情不健康。但没有办法，当我讀完了过去写的那些小冊子，虽然也选出了这样一本，我的心境却实在不能用别的字眼來說明，只有叫作很难过。这还不仅由于可选的文章太少。一个人的生命过去了很多，工作的成績却很少，这已經是够不快活的事情了；但更使我抑郁的还是我發現了这样一个事实：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發生了大的变化，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变化的时候，我写的所謂散文或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沒有什么进步，而且有时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。所以抗日戰爭中写的那些文章，我只选了四篇；整風运动后写的那些杂文，我只选了五篇。这倒主要不是因为“星火集”和“星火集續編”还在印行，不应多选，而是就文章而論，我觉得实在再也选不出来了。我想，一个認真的有責任感的人，他發現他的工作做得不好，因而难过，这倒是正常的。如果他無动于中，滿不在乎，那才真是他的头腦和心灵都有了毛病。因此，应该作的不是隱瞞这种事实和感情，而是給它們以恰当的解釋，并从其中得到可以得出的教訓。

那些成熟得比較早的作者，那些很有才能的作者，大概是不会有我这样的經驗的。而一个平凡的人，当他的生活或他的思想發生了大的变化的时候，他所写的东西的內容和形式往往不是他很熟悉的，就自然会反而显得幼稚和粗糙。这就是說，他还需要成長和學習的时间。在那些时候，由于否定了过去的風格而新的風格又还没有形成，由于否定了过去的

艺术見解而新的艺术見解又还比較簡單，只是強調为当前的需要服务，只是強調內容正确和写得朴素，容易理解，而且由于沒有从容写作的時間，常常写得太快，太容易，这也是一些原因。現在看来，只講求艺术的完美和不講求艺术的完美，都是不行的。

我选了一些我最早写的东西。这本来是應該作一点說明的。但就在这个选集里，已有好几篇文章說到当时的生活和写作的情形了。最近写的“写詩的經過”，又說明了一次。一个人老是說自己的过去的事情，实在是很無味的。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那时候写的短文，內容太坏的自然沒有选；就是入选的几篇，也仍然是帶有当时的思想落后的色彩的，只是今天看来过于刺目的謬誤的地方，我略为作了一些删节。

曾經想为这个小冊子取一个別的名字。但怕有些讀者誤以为这是一本新書，結果就还是用了这个很普通而且名实不完全相符的名字：“散文选集”。

1956年9月9日于北京西郊

目 次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卷一(1933—1936)

雨前.....	2
黃昏.....	4
獨語.....	6
夢後.....	9
哀歌.....	12
樓.....	17
遲暮的花.....	22
“燕泥集”後話.....	27
夢中道路.....	30

卷二(1936—1937)

街.....	38
--------	----

私塾師·····	45
老人·····	52
樹陰下的默想·····	58
“刻意集”序·····	64
“還鄉雜記”代序·····	70

卷三(1939—1941)

老百姓和軍隊·····	80
一個平常的故事·····	91
論快樂·····	103
飢餓·····	109

卷四(1945—1946)

下江人及其他·····	118
理性與歷史·····	121
記王震將軍·····	128
朱總司令的話·····	136
韓同志和監獄·····	140

卷一(1933—1936)

雨 前

最后的鴿群帶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風里划一个圈子后，也消失了。也許是誤認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襲，或是也預感到風雨的將至，遂过早地飞回它們溫暖的木舍。

几天的陽光在柳条上撒下的一抹嫩綠，被塵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，是需要一次洗滌。还有干裂的大地和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。雨却迟疑着。

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。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，从山谷返响到山谷，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，惊醒，而怒茁出来。細草样柔的雨声又以溫存之手撫摩它，使它簇生油綠的枝叶而开出紅色的花。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縈繞得使我憂郁了。我心里的气候也和这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，一滴溫柔的泪在我枯澀的眼里，如迟疑在这陰沈的天空里的雨点，久不落下。

白色的鴨也似有一点煩躁了，有不潔的顏色的都市的河溝里傳出它們焦急的叫声。有的还未厭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。有的却倒插它們的長頸在水里，紅色的蹼趾伸在尾后，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。不知是在寻找溝底的細

微的食物，还是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。

有几个已上岸了。在柳树下来回地作紳士的散步，舒息划行的疲劳。然后参差地站着，用嘴細細地撫理它們遍体白色的羽毛，間或又搖动身子或扑展着闊翅，使那綴在羽毛間的水珠墜落。一个已修飾完畢的，弯曲它的頸到背上，長長的紅嘴藏沒在翅膀里，靜靜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間的小黑睛，仿佛准备睡眠。可憐的小动物，你就是这样做你的夢嗎？

我想起故乡放雛鴨的人了。一大群鵝黃色的雛鴨游牧在溪流間。清淺的水，兩岸青青的草，一根長長的竹竿在牧人的手里。他的小队伍是多么欢欣地發出啾啾声，又多么馴服地随着他的竿头越过一个田野又一个山坡！夜来了，帳幕似的竹篷撐在地上，就是他的家。但这是怎样辽远的想像啊！在这多塵土的国度里，我仅只希望听见一点树叶上的雨声。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夢，也許會長成一树圓圓的綠陰来复蔭我自己。

我仰起头。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霧幕，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臉上。一只远来的鷹隼仿佛帶着怒憤，对这沈重的天色的怒憤，平張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，几乎触到河溝对岸的土阜，而又鼓扑着双翅，作出猛烈的声响騰上了。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。我看見了它兩肋間斑白的羽毛。

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鳴声，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，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侶的叫喚。

然而雨还是没有来。

1933年春，北京

黃 昏

馬蹄聲，孤独又憂郁地自遠至近，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。我立住。一乘古旧的黑色馬車，空無乘人，紆徐地从我身側走过。疑惑是戴着黃昏，沿途散下它陰暗的影子，遂又自近至遠地消失了。

街上愈荒涼。暮色下垂而合閉，柔和地，如从銀灰的歸翅間墜落一些慵倦于我心上。我傲然，聳聳肩，脚下發出悽異的長嘆。

一列整飭的宮牆曼長地立着。不少次，我以目光叩問它，它以叩問回答我：

——黃昏的獵人，你尋找着什麼？

狂奔的猛獸尋找着壯士的刀，美麗的飛鳥尋找着牢籠，青春不羈之心尋找着毒色的眼睛。我呢？

我曾有一些帶傷感之黃色的歡樂，如同三月的夜晚的微風飄進我夢里，又飄去了。我醒來，看見第一顆亮着純潔的愛情的朝露無聲地墜地。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陰，在幽暗的窗子下，在長夜的爐火邊，我緊閉着門而它們仍然遁逸了。我能忘掉憂郁如忘掉歡樂一樣容易嗎？

小山巔的亭子因暝色天空的低垂而更圓，而更高高地聳出林木的蔥蘢間，從它我得到仰望的惆悵。在渺遠的昔日，當我身側尚有一個親切的幽靜的伴步者，徘徊在這山麓下，曾不經意地約言：選一個有陽光的清晨登上那山巔去。但隨後又不經意地廢棄了。這沉默的街，自從再沒有那溫柔的腳步，遂日更荒涼，而我，竟惆悵又怨抑地，讓那亭子永遠秘藏着未曾發掘的快樂，不敢獨自去攀登我甜蜜的想像所繫系的道路了。

1933年初夏

独 語

設想独步在荒涼的夜街上，一種枯寂的声响固執地追隨着你，如昏黃的燈光下的黑色影子，你不知該對它珍愛還是不能忍耐了：那是你脚步的独語。

人在孤寂時常發出奇異的語言，或是動作。動作也是語言的一種。

決絕地離開了綠蒂的維特^①，独步在陽光與垂柳的堤岸上，如在夢里。誘惑的彩色又激動了他作畫家的慾望，遂決心試卜他自己的命運了。他從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子，從垂柳里擲入河水中。他想：若是能看見它的落下他就將成功一個畫家，否則不。那寂寞的一揮手使你感動嗎？你了解嗎？

我又想起了一个西晋人物，他愛驅車独游，到車轍不通之處就痛哭而返。

絕頂登高，誰不悲慨地一長嘯呢？是想以他的聲音填滿宇宙的寥闊嗎？等到追問時怕又只有沉默地低首了。我曾經走進一個古代建築物，画簷巨柱都爭着向我有所訴說，低小

① 這實際是指歌德。下面的故事是從一本歌德的傳記里讀到的。

的石欄也發出聲息，像一些堅忍的深思的手指在上面呻吟，而我自己倒成了一個化石了。

或是昏黃的燈光下，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冊杰出的書，你將聽見里面各個人物的獨語。溫柔的獨語，悲哀的獨語，或者狂暴的獨語。黑色的門緊閉着：一個永遠期待的靈魂死在門內，一個永遠找尋的靈魂死在門外。每一個靈魂是一個世界，沒有窗戶。而可愛的靈魂都是倔強的獨語者。

我的思想倒不是在荒野上奔馳。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，畫壁漫漶，階石上鋪着白蘚，像期待着最後的腳步：當我獨自時我就神往了。

真有這樣一個所在，或者是在夢里嗎？或者不過是兩章宿昔嗜愛的詩篇的揉合，沒有關聯的奇異的揉合：幔子半掩，地板已掃，死者的牀榻上長春藤影在爬；死者的魂靈回到他熟悉的屋子里，朋友們在聚餐，嬉笑，都說着“明天明天”，無人記起“昨天”。

這是頹廢嗎？我能很美麗地想着“死”，反不能美麗地想着“生”嗎？

我何以又太息：“去者日以疏，生者日以親”？是慨嘆着我被人忘記了，還是我忘記了人呢？

“這裡是你的帽子”，或者“這裡是你的紗巾，我們出去走走”，我還能說這些慣口的句子。而我那有溫和的沉默的朋友，我更記起他：他屋裡有一個古怪的抽屜，精緻的小信封，裝着丁香花，或是不知名的扇形的葉子，像為着分我的寂寞而展示他溫柔的記憶。牆上是一張小畫片，翻過背面來，寫着“月

的漁女”。

唉。我尝自忖度：那使人类温暖的，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。兩者都足以致病的。

印度王子出游，看見生老病死，遂發自度度人的宏願。我也倒想有一樹菩提之陰，坐在下面思索一會兒。雖然我要思索的是另外一個題目。

于是，我的目光在窗上徘徊了。天色像一張陰晦的臉压在窗前，發出令人窒息的呼吸。這就是我抑郁的緣故嗎？而又，在窗格的左角，我發現一個我的獨語的窺聽者了。像一個鳴蟬蛻棄的軀殼，向上蹲伏着，噤默地。噤默地，和着它一對長長的觸鬚，三對屈曲的瘦腿。我記起了它是我用自己的手描畫成的一個昆蟲的影子，當它迟徐地爬到我窗紙上，發出孤獨的銀樣的鳴聲，在一個過逝的有陽光的秋天里。

1934年3月2日

夢 后

知是夜，又景物清晰如畫，由于园子里一角白色的花所照耀嗎，还是——我留心的倒是面前的女伴凝睇不語，在她远嫁的前夕。是远远的如古代异域的远嫁啊！長長的赤欄桥高跨白水；去处有叢林茂草，蜜蜂閃耀的翅，圓墳丰碑，历历曾長之墓；水从青青的淺草根暗流着寒冷……

誰又在三月的夜晚，曾夢过穿灰翅色衣衫的女子来入夢，知是燕子所化？

这两个夢縈繞我的想像很久，交纏成一个夢了。后来我見到一幅画，“年輕的殉道女”。輕衫与柔波一色，交疊在胸間的兩手被帶子纏了又纏，絲髮像已化作海藻流了。一圈金环照着她垂閉的眼皮，又滑射到藍波上。这倒似替我画了昔日的辽远的想像，而我自己的文章反而不能写了。

現在我夢里是一片荒林，木叶尽脫。或是在巫峽旅途間，暗色的天，暗色的水，不知往何处去。醒来，一城暮色恰像我夢里的天地。

把鑰匙放进鎖穴里，旋起一声輕响，我像打开了自己的獄